

超索縛記

阿安

蛟索缚龙

【香港】卧龙生 著

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上百万人口的开封府城，乱轰轰地实在令人受不了，又脏又乱的街道，满城烟尘弥漫，到处都是垃圾，牛马粪臭、羊膻、汗臭、粪尿臭……

即使是王府大街，也同样脏乱不堪，这就是中原第一名城。

两年前，周王殿下曾经一怒之下，要求知府大人封城，禁止外地的人迁入，甚至勒令最近三年在府城侨籍的人，立即遣返原居地，以减少人口的压力。

可是，行不通，天灾人祸频传。

仅从附近府州逃荒而来的灾民，已超过廿万，城外来本的禁建区，已形成拥挤杂乱的市街，假使封城迁侨，不闹民变才是怪事。

四乡群盗出没，治安更差。

勇悍的人，成了各种行业人士争取的对象。

尤其是商旅，极需大量的保镖打手人才，以保障旅途的安全，武功高强的人最为吃香。

称雄道霸的豪强扩展地盘，城狐社鼠聚众结夥。

开封本来设有两家镖局，最近五、六年来，具有实力的镖局已增至六家之多，没亮旗号的小型流水镖局，更是无法计算，保暗镖的单帮客也生意兴隆。

真正信誉卓著的镖局有四家：中州、四海、威远、振武。

这四家镖局的人才济济，镖师都是名号响亮的高手，但每年仍得在阴沟里翻船，赔上几笔有份量的镖。

所以所赚的刀口钱，反而没有那些小镖局赚得多。

总之，乱象已显，挺而走险的人多，讨刀口食生意兴隆，但凶险也相对倍增。

中州与四海两家镖局，已经不再保大宗的红货，因为红货

(暗镖) 的风险太大，镖一丢就成了赔的定局。

他们宁可少赚些，派出大批人手保不怎么值钱的货物，保人的镖概不考虑。

出动的人手多，利润反而减少，这年头，任何一种行业的生意都不好做。

中州镖局正为了有经验的人愈来愈少而发愁，偏偏在镖局当了四年掌鞭，跑遍东西南北的老手姜步虚姜大掌鞭，突然辞职返乡，闹了个愁上加愁。

掌鞭不是镖师，只负责管车，假使途中碰上劫镖的强梁，掌鞭、车夫、骡夫、肩夫、按规矩不能参加打斗，劫镖人也按规矩不能伤害这种人。

但这些人如果逞强硬出头，那就一视同仁，三刀六眼一起算了。

姜步虚十九岁就替中州镖局赶车，高大魁梧孔武有力，赶车的技术呱呱叫，经验丰富机警绝伦，他那根丈八赶车的长杆鞭，具有外门兵刃虬龙棒的威力。

因此在漫长的赶车生涯，十余次大规模的劫镖事故中，没有任何一个毛贼或高手，能接近他的车，更不用想劫他的货了。

在开封城里，江湖行业的人提起中州镖局的姜大掌鞭，多少有些印象，但谁也没有把他当成人物。

赶车的人物，那配称人物？

傍晚时分，器宇轩昂的姜步虚，提了一只大包裹，那是他的全部家当，混了四年，全部家当也只有这么多，混，当然不可能发财。

他出现在大相国寺，他在这里租了一间房，辞了工，顺便把家当带回来。



大相国寺目下叫崇法寺，但本城的人仍然称旧名，大相国寺比崇法寺响亮得多。

大相国寺位于大南门内。

其实，假使把汴故宫与周王府隔开，那么，将大相国寺作为府城的中心点，不算离谱，所以也是府城的精华区，也是最脏乱的中心。

每月开放五次，开放时香火鼎盛，万头钻动，成为全城最热闹的地方，附近的街巷店铺生意兴隆。

今天不是开放日，但街巷中仍然市况不差，逛街的人摩肩接踵。

天气这么炎热，走在大街上实在令人快活不起来，一股薰臭味与热气，把人的火气逼得更旺。

杂乱人多，是非也多。

这附近一带，本来就是牛鬼蛇神的猎食场。

他左手提了包裹，踏入寺右的大街，再往西，便是府衙所在地。

行人众多，谁也不理会旁人的事。

刚接近他租屋的小街口，对面站在屋檐下的两名青衣大汉，突然举步接近，粗鲁地拨开挡路的几个行人，急跨两步便到了他面前，态度不友好。

他十分机警，警觉地横移两步，扭头回。

他心中一宽，两大汉不是找他的。

身后，是两个穿青衫，文诌诌像学舍生员的年轻英俊少年郎。

眉目如画没有多少头巾味，手中各有一把出自江南的绢花摺扇，明亮锐利的明眸，似笑非笑地目迎气势汹汹逼近的两名

大汉，挑衅的意味相当明显，一点也不像是胆小怕事的读书人。

他一眼便看出两书生的破绽，心中暗笑。

两大汉凶睛一翻，劈面挡住两书生的去路。

最右首大汉的大牛眼狠瞪了他一眼，像是看到了讨厌的苍蝇，不耐地伸手将他拨开，手上的力道相当强劲，硬将他拨得暴闪八尺，几乎撞上了街旁的一株槐树干。

“你们这两个小狗还在啊？”另一名大汉向两书生狠狠地说：“还以为你们逃出城躲起来了呢！”

“可恶，你！”为首年纪较长的书生星目生光，唰地一声合拢徐徐扇动的摺扇：“干什么的？”

说的话一点也不斯文，却有地方恶少的气概。

“找你的。”大汉狞笑。

“找本公子有何贵干？”书生这句话总算带了点文味，神气地反问。

“昨天……”

“昨天庙会。”书生抢着说，颇有威义。

“你们……”

“我们来逛庙会，没错。”

“我家小姐进香，你们两个小狗疯言疯语调戏我家小姐，打伤了两位随从趁乱溜走，可有此事？”

“不错，有这么一回事。”书生笑吟吟地一团和气：“不过，必须更正的是，那个什么汴京一枝花先对本公子眉目传情，而非本公子调戏她。好，你们是……”

“在下兄弟是范府的护院，奉范大爷所差，搜寻你们两个小狗，弄至范府让你们快活。”

开封范家，是本城十大豪强之一，为富不仁，交通官府，

甚至与周王府的人搭上线，名列十大豪强之首。

本城的市民，暗地里将这位范轩宇范大爷，叫作犯不得，确也无人敢冲犯这位豪强。

范大爷有三子二女，美称汴京一枝花的范春燕范大小姐，是范大爷的长女，

十七、八岁的大闺女满街跑，经常在郊区跑马，拳剑双绝，脾气火爆，谁冲犯了她，保证灰头土脸。

本城稍有身分地位的年轻子弟，谁也不敢接近这位美丽的女豪杰，所以十七、八岁还没找到稍像样的婆家。

只有那些不三不四的恶少纨绔子弟，愿意与她接近追逐裙下，她却不愿在这些恶少中选择郎君，高不成低不就，似乎她并不急于找婆家。

姜步虚对府城附近的新鲜事，有相当广泛的了解，对于一些风闻与奇事秘辛，也喜欢探究来龙去脉。

他像一个冷眼旁观来自世外的幽灵，注视着世间人事的浮沉，默默地隐藏自己，置身事外不参予足以引起注意的纠纷，一直不曾发生难以收拾的意外变局。

他并不认识范家的护院，在开封，那一家大户不豢养打手豪奴？

没有人手那能称豪道霸？

两个书生反而比两大汉神气，按理说，秀才遇着兵，两书生应该害怕躲避才合情理。

他避在一旁，有意看结局。

其实，大汉强横地推了他一把，心中难免有点不快，想看结果也是正常的反应，这是年轻人的劣根性之一。

“是不是范大小姐回心转意了？”书生笑容依旧，似乎不介意被人一而再的骂作小狗：“所以派你们请本公子上她的桩楼？”

妙阿！那就走，领路啦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大汉狂笑，巨爪一伸，要扣书生的右手脉门：“我带你走……”

“狗爪子挪开！”书生的摺扇，反而敲中大汉的脉门，道：“无礼！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？”

大汉的手突然发僵，僵在当场张口结舌，状极可笑。

另一大汉一怔，突然醒悟。

“是练家子会制穴术！”大汉急叫，踏出一步猛地铁拳疾飞，一记黑虎偷心走中宫兜胸强攻，居然拳风虎虎，有担任护院的充足本钱。

另一名书生却从侧方切入，伸脚轻轻一挑，靴尖吻上了大汉的右脚膝弯外侧。

身形一挫，铁拳落空，随即砰然摔倒，像倒了一条大牯牛。

“你也躺！”稍年长的书生摺扇一挥，敲在被制住脉门的大汉肩尖上。

禁制骤解，大汉也倒下了。

引来不少闲人围观，喝采之声此起彼落。

两大汉一蹦而起，羞怒交加，怒吼着要拔藏在腰间的匕首行凶。

哗笑声中，两把刚拔出的匕首，突然落入一位英俊的年轻白衣人手中。

那是一个身材高壮的公子爷，所穿的月白长衫是绸制品，气概不凡，剑眉虎目颇具威严。

他腰带系着精致的荷包，有公子哥儿时兴的如意结系流苏饰物，一看便知是位身分地位不简单的公子爷。

谁也没看清变化，围观的只觉眼一花，白影乍现，一双手

便分别夺过两大汉手中的锋利匕首，而且是肉掌握住匕首夺获的。

“滚！别在这儿丢人现眼。”公子爷沉叱，信手将匕首向街旁的阴沟一丢：“你们两个猪一样的蠢货瞎了猪眼，居然胆敢在柏家的嘉宾前无礼，大概是活得不耐烦了，还不给我滚？哼！”

两大汉大惊失色，就凭对方赤手抓匕的手法，就令人心惊胆跳，怎敢再逞强？脸红脖子粗地慌乱的排开人丛，狼狈而遁。

“我猜，你是大名鼎鼎的李白衣。”少年书生明亮的星目中，有挑衅的神情：“似乎，你与开封柏家是对立的，没有理由把在柏家作客的人称为嘉宾，到底有何用意？我听你解释。”

“在下正是李白衣。”白衣人笑吟吟地说：“区区与开封柏家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迄今为止还说不上对立。他做的他的武林侠客，我做我的邪道大豪，在双方不曾发生利害冲突之前，相互保持尊敬是必要的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是邪道大豪，有权保护开封豪强犯不得，以免他受报？”

“呵呵！区区绝无此意……”

“你故意赶走两个恶奴，有意截断我进一步追究藉口，用意至为明显。”

“在下只希望不要在大庭广众间闹事而已，以免江湖朋友耻笑你尚义门的子弟，没有容人之量，堂堂许大门主的闺女，当街向奴才们挑衅，江湖朋友怎么说？我在保全你们许家的声誉，你明白吗？”

看热闹的人丛中，突然传出一阵狂笑声。

“大闺女才方便在大街追逐男人呀！”有人怪叫。

人群一乱，有不少人急急走避。

两个少年书生是假货，立即陷入恼羞成怒的困境。

李白衣背手含笑而立，笑容邪邪地。

明眼人一看便知，这是有计划地将人逼上梁山。

姑娘们脸皮薄，年纪轻修养不够，发现上当已无法克制情绪，除了硬着头皮往圈套里闯之外，别无他途。

稍年长的假少年摺扇一挥，向李白衣疾进，扇指处劲流山涌，疾逾电闪走中宫探入。

另一假少年一声娇叱，飞跃而起，从人丛上空飞越，凌空猛扑向外溜走的两名大汉。

这两位仁兄，正是发出狂笑，与出言挖苦的人，从人丛中窜走的身法灵活万分。

假少年全神下扑，忽略了人丛中另有接应的人，飘落时纤手一伸，食中两指虚空下点，无形的指劲发于体外，将八尺外的一名大汉点得向前一栽。

这瞬间，她也感到胁间一震，显然章门穴已被高手所制，双脚失去控制向下栽。

李白衣背着手不动，似乎有意等候摺扇及体而不加反抗。

假书生一怔，摺扇劲道倏收，扇骨前缘距李白衣的胸口七坎大穴不足一寸停住了。

李白衣邪邪地笑，毫不在意停在胸口的摺扇。

“你在弄什么玄虚？”假书生怒声问。

“等你呀！”李白衣终于说话了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是我的了……”

“呃……”假书生身躯一震，摺扇失手坠地。

身侧闪出一个青衫中年人，笑嘻嘻地一手挟住了她，挽了

便走。

她想挣扎，却发现浑身已僵，想叫骂，却感到喉头发紧，虽能张口，但叫不出声音。

李白衣俯身拾起摺扇，得意洋洋地独自离去。



站在街角看结果的姜步虚，犯了看热闹的大忌。

他是冲突发生时最先接触的人，应该放聪明些及早溜之大吉，以免引起双方的注意，但他却留在原地看结果，果然殃及池鱼。

当假书生开始向李白衣递扇时，他便知道要糟。这许家的小姐冲动鲁莽，硬往布置了的圈套里钻，上当吃亏是必然的结果。

他刚想移动，却骇然一震。

两个黑衣中年人，出现在他左右，发出一阵刺耳的阴笑，两双饿狼似的怪眼死瞪着他。

他想转身溜走，免惹是非，但已来不及了，左右肩搭上了两双强劲的手，大拇指深深扣入肩井穴，可怕的劲道及体。

“咦？你……你们……”他不胜惊骇地颤抖着叫。

“你是尚义门暗中保护她们的人，没错吧？”制住他右肩的黑衣中年人狞笑着问。

“不！我……我不是……”

“去你娘的！”黑衣中年人突然一掌劈在他的耳门上，打击力相当沉重。



地方豪强与天下名流，身价是有差别的。

犯不得范轩宇，是开封的地方之豪。而尚义门名列天下四大名门之首，门主移山倒海许正衡，却是天下之豪，侠义道从

所尊敬的高手名宿。

地方之豪固然身价比天下之豪低，但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，却是拥有强大实力的地头蛇，过往的天下之豪一些强龙，有必要投鼠忌器避免冲突。

本城的另一位侠义道名流，快剑柏鸿翔，也是名气相当高的天下之豪，与尚义门交情深厚，所以许门主的爱女，在柏家作客。

至于那位李白衣，可是大名鼎鼎的江湖十豪强之一，姓李，名叫白衣，绰号也叫李白衣，名头身价，与许门主相等，是江湖朋友极为害怕的邪道名人。

从外表看，令人决难相信他会是邪道的风云人物，不但像一位豪门公子，更像一位才貌双全的狷狂书生。

大街上掳人，这是极为犯忌的事。目击的人中，必定有江湖朋友，风声一传出，必定掀起了狂风巨浪。

李白衣与范大爷，立即成了丛手所指的目标。

※

※

※

大南门范家，成了风暴中心。

快剑柏鸿翔的家在小南门，两家相距不远。

半个时辰后，身材魁梧的快剑柏鸿翔，带了八名子侄，佩剑劲装登门投帖。

范家气氛紧张，护院打手已经严阵以待。

门子领了客人直入大院，范大爷大开庭门降阶相迎，身后也带了八名随徒，瘦削的面庞绷得紧紧的。

“柏兄枉顾，无任欢迎。”范大爷打礼迎客，死板板地肃客升阶：“请，堂上相见。”

“范大爷不必客气，请。”快剑客气地让主人先登阶，脸上的神色相当难看：“来得苍卒，范大爷休怪柏某冒失。”

“好说好说。”范大爷领先便走：“柏兄如果慢一步，兄弟也将趋府往拜呢！”

“所以柏某不得不先来拜候。”

肃客登堂，双方再客套一番就座。

“范大爷或许已明白柏某的来意。”快剑首先便话上正题，脸上杀气渐盛：“咱们都是有身分地位有人，用不着拐弯磨角绕圈子说话。

柏某要知道的是：当街设计掳走尚义门许门主的爱女许巧云主婢，是范大爷所授意呢？抑或是李白衣的主谋？为何？请坦诚相告，柏某洗耳恭听。”

“如果我说我毫不知情，已派出大量人手追查，柏兄是否相信？”范大爷郑重反问。

快剑脸色一变，虎目中冷电乍现。

“柏某要听范兄充分的可信理由。”快剑毕竟老于世故，不作正面答复。

“许姑娘在尊府作客，女扮男装满城游荡，在大相国寺看不惯小女跋扈，疯言疯语作弄小女，其实算不了一回事，小有芥蒂在所难免，但要我掳人出气，我还没有这么大胆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我不否认我认识李白衣，那是三年前在孟津的事。迄今为止，我与他还没见过第二次面，他是否真的悄悄抵达开封，我发誓绝没听到任何风声。

柏兄，这是最拙劣的嫁祸阴谋，咱们都被一群居心叵测的人陷害了，我已经派出大量人手加紧追查，请柏兄相信我。”

快剑怔住了，对方一口否认，如何提出证据与师问罪？

“柏兄’俗语说，一山不容二虎，你我正是开封最具有实力的人物，玩弄阴谋诡计的人，就希望你我发生不可收拾的冲

突。”

范大爷继续陈明利害：“这件事除非你我衷诚合作，全力把他们的阴谋发掘出来，不然必定中了他们的诡计，互相残杀之后，就是他们的天下了。”

快剑不是不明事理的人，范大爷的分析也合情合理，当街亮名号掳人，本来就不合情理，即使一个没有身分地位的人，也不会如此明目张胆做这种犯忌的事。

“好，我相信你，相信有人居心叵测，设下阴谋诡计暗算我们。”快剑的盛怒徐消，冷静下来了：“咱们分头进行，获得消息必须尽快通知对方，我这就回去安排，先从现场详细调查。事不宜迟，告辞。”

“据目击的人相告，现场还有一个人被两个黑衣人打昏掳走了。”范大爷一面送客一面说：“那人还带了一只大包裹，咱们赶快在那附近调查这个人的底细，也许其中有所关连的。”

“好的，我的朋友也许已查出一些蛛丝马迹，我不信这些狗东西，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飞腾变化无影无踪了。”

※

※

※

姜步虚转了运，转了霉运，真有点不太妙。

在中州镖局干了四年，见过大风大浪，跑遍了半壁江山，运气一直就不错，没碰上大灾大难，几乎幸运之神一直就眷顾他。

刚辞工不到一个时辰，就一头钻入死神的手掌心。

幸运之神舍弃了他，走在大街上，居然祸从天上来，人的际遇真是令人迷惑，也许真的天心莫测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盆冰凉的井水泼醒了他。

首先，他看到老老少少五个人，其中包括打昏他的两个黑衣中年大汉。

五双怪眼恶狠狠地盯着他，每个人的脸上皆有可怕的狞笑。

他只有一个感觉，五头饿狼正对他这头小羔羊猛吞口水，张牙舞爪正要扑上向他撕咬。

谢谢老天爷慈悲，身上每一部分仍是完整的，除了耳门仍感疼痛之外，手脚都是完整的。

有一点不妙，又肩井被怪异的手法封死了穴道。

这是说：他的双手已失去活动自由的能力。

最后，他发现正处身在一处简陋的密室中，阳光从窄小的窗口透入，该是近午时分了。

他想：“两个假书生所受的待遇，可能没有他这么糟。”

一般来说，经过精密设计所获的目标，在设计人目的还没有达到之前，不会受到虐待的。

而他这个无关的无辜第三者，那就糟透了，唯一的可能，是杀掉灭口。

“你……你们……”他惊恐地叫，坐在壁根下直发抖，真像一个窝囊废。

“你先别慌，不要怕。”那位留了鼠须，生了一双三角眼的中年人，用明显的假冒伪善神态安慰他：“放乖些，把你们尚义门暗中保护许巧云的伙伴，详详细细告诉我们，我们保证不会为难你的。”

毕竟你是一个听候使唤的小人物，不需要你承担贵门的恩怨是非。呵呵呵……小兄弟，你贵姓大名呀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你……你们到底在说……说些什么？”他发着抖说：“我……我叫姜步虚，一脚踏空上下没着落的意思，我……我老爹替我取这个倒楣的名字，注定我这辈子死活都没有着落……”

“少废话!”

“我是中州镖局的赶车伙计，掌了四年的鞭，今早才辞工，准备回老家改种庄稼过日子，正要进入小街我所租的住处，便被你们在脑袋上来这么一记劈掌。我虽然在镖局里赶车，可没练什么武功，你们……”

“去你娘的! 少在我面前放泼。”中年人怒叱，三角眼冷电森森：“再胡说八道，就要你好看。”

“老天爷! 生死关头，我那敢胡说八道……”

“给他一点颜色涂脸!” 中年人怒喝。

一个黑衣人劈胸揪住他的领口，提起抵在墙上，一连五六拳捣在他的肚腹上，再用膝猛撞他的左肋，打得他鬼叫连天。

如果是换了普通的人，五脏六腑必定会震得离位，甚至会严重的内出血，也会断了三两根肋骨。

黑衣人哼了一声，手一松，他重新跌落壁根下，哼哼哈哈成了一团死肉。

“够味了吧?” 中年人狞笑着问道：“再不招，就不止一点颜色了，保证足以开染坊，招!”

“天啊! 你要我招……招什么?” 他穷叫大嚷声嘶力竭：“你们可……可以检查我的包裹，可……可以向街坊问问看，或……或者向中州镖局……”

“再给他三分颜色!”

换了另一名大汉揍他，这位仁兄孔武有力，抓小鸡似的将他一阵攒摔，一顿拳打脚踢，几乎存心要打散他一身骨头，拆掉他每一条筋肉。

终于，他昏死在墙根下。

第二盆凉水将他泼醒，他连呻吟的力量都消失了，口角流血，出气多入气少，睁大一双白眼直咽气，大概三魂七魄已有

一半离了体。

“小混蛋，学乖了吧？”问口供的中年人，对他的可怜死相毫不动心，狞笑更可怕：“对付不招供的人，另有一套最灵光的手法，那叫做分筋错骨，非常非常的霸道，你是尚义门的子弟，该熟悉那种手法。现在，你愿招供吗？说！”

“老……天……爷……”他嗥声哀叫：“我……我姜掌鞭在……在开封，并不是无……人知道的陌生人……”

“用分筋错骨让他快活，他不乖。”中年人火爆地下令，先踢了他一脚。

两名大汉刚将他揪住摆平，刚准备下手。

他无神的双目一动，手指令人难觉地抽动了两下。

在一旁检查包裹的人，将衣裤杂物摆了一地。

“朱老哥，恐怕咱们真的掳错人了。”检查包裹的人抬头道：“尚义门的保镳，那会随身带着这些穷人使用的杂碎？”

“对，这小子确是走在两个假贷的前面。”擒他的两名黑衣人之一说：“擒他不费吹灰之力，两个假贷一直就毫无表示，很可能真的捉错了人。”

问口供的朱老哥眉心紧锁，凶狠地打量他片刻。

“是有点不对劲。”朱老哥冷冷地说：“这小子生年壮，确是没练过武，练了几天武功的人，不会这么窝囊，尚义门的子弟是颇为自命不凡的。”

“恐怕真的捉错了人。”检查包裹的人再次表示。

“是吗？”朱老哥三角眼中凶光暴射。

“问问中州镖局的人就知道了。”另一名大汉说。

“那有闲工夫去问。”朱老哥冷笑。

“那……”

“捉错了人，马上处理掉。”朱老哥转身便走：“毙了暂时丢